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六十六上

南菁書院

韓詩遺說攷十七

侯官陳喬樞撰

韓詩頌三

魯頌

駟

有驪有駟

韓詩曰驪白馬黑髦也

釋文

喬樞謹案爾雅釋畜音義引同攷說文云驪青驪白鱗文如
鼉魚與爾雅云青驪驪合驪音義同孫炎云色有深淺
似魚鱗是也毛傳亦用爾雅爲訓而釋文引韓詩及字林皆
云驪白馬黑髦也攷爾雅云白馬黑鬣駟釋文引舍人同眾

家並作髦又引說文云白色馬黑毛尾也則白馬黑髦乃駱之毛色郝懿行以韓詩字林似因有驪有駱相涉而誤其說是也一曰爾雅釋文又引廣雅云白馬朱鬣曰駱疑韓詩以黑鬣者爲驪朱鬣者爲駱此誤也廣雅駱字乃駮之譌段氏玉裁據逸周書王會篇犬戎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山海經海內北經同文說文作駮陸氏所引乃廣雅譌本宜訂正之

以車繹繹

辭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貌

文選甘泉宮賦注

喬樅謹案臧庸堂云辭君以此釋閼宮詩新廟繹繹也周禮隸僕注白氏六帖六十七皆引詩寢廟繹繹是繹繹卽奕奕

之異文文選他卷與後漢書注皆作奕奕恐是順毛而改詩攷屬之載芟釋釋其達不得文選義喬樅謂臧說非是諸所引詩作寢廟釋釋皆據魯詩文文選西都賦序注魯靈光殿賦注均引韓詩曰新廟奕奕是韓詩文與毛同不作釋釋矣竊意薛君此語當是此篇以車釋釋之章句詩攷因載芟釋文云驛驛爾雅作釋釋謂韓詩亦同作釋故以薛君章句入載芟篇然釋文既引爾雅驛作釋若韓詩文同作釋釋陸氏當並引之據釋文不言韓詩字異則非彼詩章句可知又此篇以車釋釋釋文引崔本作驛而不及韓詩則韓詩之文與毛同又可知也今故綴之於此

以車祛祛

辭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

文選廿二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注所引辭君章句輯韓詩者多於遵大路執子之祛下引之非也當是此以車祛祛之注廣雅釋詁二祛去也正本韓詩毛傳云祛祛彊健也六經正誤云祛當作祛段氏玉裁曰古無從示之祛至集韻而後有之唐石經從衣作祛祛不誤胡承珙曰辭君以祛訓去謂駕車而去然與下斯徂義複竊謂祛本衣袂之名釋名袂挈也挈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申也廣雅祛開也馬之開張者彊健故毛以祛祛爲彊健猶上傳云腹榦肥張也喬樅謂上章以車繹繹毛傳訓爲善走此章祛祛辭君訓去當爲疾驅之貌下文斯馬斯徂毛無傳箋云徂行也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

往古之道王肅之語當卽據韓詩爲說然則以祛訓去固不嫌與徂義複矣至毛傳釋祛爲彊健此正用開張之義凡字之从去者多有開張義一切經音義四引埤蒼云祛張口頻伸也呂覽重言篇君祛而不唸高誘注祛開也莊子將爲祛篋釋文引司馬注曰從旁開爲祛史記老莊申韓傳正義亦云祛開也漢書兒寬傳合祛於天地神祇注引李奇曰祛開散也馬之善馳者必骨幹開張毛以彊健言之是狀其善馳之貌與韓詩義亦相成

思無邪

韓詩外傳三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

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泮水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詩外傳三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之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僂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

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仁
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也乎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
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豫持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
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
而知之其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
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
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瞽言顧之潛焉
出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
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殺也昔者先
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
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

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
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
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
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
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
色載笑匪慙伊教

喬樅謹案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本皆脫去不知
二字今據說苑政理篇補之躬行不從句躬本譌作邪亦依
說苑改正

又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

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
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
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之謂也
問曰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
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
君舜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也
又曰季孫子之治魯也眾般人而必當其罪多罪人而必當
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子聞之曰吾般人必當其罪吾
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
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般之罪亡三年而庫無
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

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又外傳八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閒及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夫子夫子曰汝不聞昔者舜爲人

子乎小篴則待筭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殺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之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甯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

屈此羣醜

韓詩曰屈收也收斂得此眾聚

釋文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王肅云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斂此羣眾卽用韓詩以述毛義也鄭箋釋屈爲治蓋以屈爲澠之假借爾雅釋詁澠治也某氏引此詩澠此羣醜鄭君從魯詩之訓故與毛韓義異陳奐曰爾雅釋詁屈收聚也屈訓聚亦訓收轉相爲訓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言揚或以事舉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然則傳云屈收者卽取賢斂才之

義云醜眾者亦卽郊人相旅之義毛韓解詩正與禮記脗合
蓋此章未及伐淮夷之事鄭箋乃謂在泮宮謀治淮夷羣爲
惡之人與毛韓不合陳氏稽古篇已辯及之

自求伊祜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
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
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
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
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
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
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鬣彼東南

韓詩曰鬣除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士喪禮四鬣去蹄注云今文鬣作剔是狄剔鬣古皆通用鄭君讀狄爲剔訓剔爲治治與除同義其說卽本之韓詩也

獮彼淮夷

韓詩曰獮彼淮夷薛君曰獮覺寤之貌

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注

喬樅謹案獮毛詩作憬傳云憬遠行貌釋文憬說文作應音

獮云闊也一曰廣大也今攷說文應下無引詩語蓋文脫佚

耳應字訓闊與毛傳遠行義近是毛詩以憬爲應之假借字

又說文憬覺悟也詩云憬彼淮夷此文同毛詩而義則同韓

是韓詩又以獷爲憬之假借也說文又云矍讀若詩云穰彼淮夷之穰檢說文穰字無此訓穰彼之穰卽獷字之譌作獷者當爲齊詩之異文孟康漢書音義訓獷爲彊孟用齊詩音義所釋卽本齊故也韓詩釋獷爲覺悟疑字本作慮慮或爲獷形與獷相似因而致誤耳

閼宮

閼宮有閼

玉篇人部詩曰閼宮有恤恤清淨也或作閼

補

喬樅謹案毛詩閼宮有恤傳引孟仲子曰恤清淨也釋文不言毛詩或本作閼然則作閼者乃韓詩異文此顧氏兼採毛韓二家詩字也

實實枚枚

韓詩曰枚枚閒暇無人之貌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釋闕宮云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韓詩釋枚枚云閒暇無人之貌是亦必狀闕宮之常閉與毛傳意義同

種穉菽麥

韓詩曰種長稼也穉幼稼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先種曰種後種曰穉說文云種早種也從禾直聲穉幼禾也從禾犀聲許於穉不言後種者穉從犀聲犀者遲也已具後種之義故但云幼禾引申之爲凡幼穉者之稱種本有長義釋名釋親屬曰青徐人謂長婦曰種長禾

苗先生者曰種取名於此也

建爾元子

韓詩曰元長也

玉篇

俾侯于魯爲周室輔

漢書淮陽憲王傳王駿諭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爲周室輔

案此爲王駿引詩云云駿吉之子宜傳家學

不震不騰

辭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

文選甘泉宮賦注又二十二顏延年侍遊蒜山作詩注

喬縱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箋云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馬